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四十三回 撫幼子繼居側室 承先人再結同心

依樣葫蘆自古今，前人智遜後人深。艾蕭總滅國香色，九畹千秋頌嗣音。

卻說九月內耿朗與雲屏、愛娘議定，夢卿期年已滿，要納春曉作妾兒，東一所婦女丫環俱宜另行調度一番。雲屏、愛娘隨即稟明康夫人，康夫人大喜，一面通知棠、荊、合三夫人，一面告明鄭夫人，並知會過林、宣、任、楊各處。惟有香兒不喜，私向耿朗道：「春大姐既要服滿三年，何不就成了他的心志？況且枝兒等與他平素是一般樣，今日他驟然尊貴，於心裡也有些不安。」耿朗笑道：「待滿三年，亦無不可。只是內親外眷，俱皆明白知曉，又復遲疑不行，反覺不好看了。至於枝兒等，比他原有玉石之分。就如你初來時，別人亦不過象春大姐般，待你怎樣？今日裡又是一種局面，難道你心內亦有些不安麼？」香兒聽得，再也不好開口。倏忽間已是臘盡春回，寒消律轉。康夫人擇於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成其好事，先於正月初十日將夏亭配給眾允的愛子眾無悔，秋階配給需有孚的愛子需吉。冬閏年小，送去服事鄭夫人，彩蕭、彩艾撥給雲屏，青棠、丹棘撥給愛娘。新買的六個，撥給香兒一個，仍名紅雨。

撥給彩雲一個，仍名輕輕。其餘性瀾、情圃、曉露、夕煙，撥給春曉。到了十五日，乃上元佳節。雲屏將東一所內收拾得珠圍翠繞，愛娘四個侍女打扮得柳媚花明，鄭夫人又送些妝奩等物。至晚間耿朗在九畹軒放煙火，但見紅裙作對，綠袖成行。宿雪未消，訝是桃魂欲吐。軟風微動，渾疑柳魄初生。

康夫人看了一回，先歸寢室而去。此時耿朗、雲屏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坐在一處，雲屏令人請了春曉來，笑道：「姨娘，如此良夜為何獨坐？雖是初嫁，莫不也學小兒女害羞不成！」耿朗道：「平素他有執事，所以早來。今日沒了執事，卻不好自來了。」愛娘笑道：「明日要出嫁，今日自然要穩重些。但今夕此會，不可不來入伙。不然，未免有婢學夫人的譏誚。」

春曉在傍不肯就坐，彩雲起身強拉過來坐在肩下。耿朗笑道：「六妹妹自當坐在五姐姐之次，以後俱是如此最妙。」當下眾侍女又放了幾筒花，耿朗嫌放得不好，另教人新裝了十二筒，自家親放一筒金色花，然後依次俱親身點放。雲屏放一筒大牡丹，愛娘放一筒大木香，香兒放一筒落地桃，彩雲放一筒落地梅，末後春曉放一筒大蘭花，俱是小口。耿朗又放一筒金線鉤銀蛾，雲屏又放一筒金海棠，愛娘又放一筒洞口梨花，香兒又放一筒撒珍珠，彩雲又放一筒三春柳，末後春曉又放一筒一丈蘭，俱是大口。真乃奇非人力，巧奪天工。侍女僕婦，無不歡喜。愛娘道：「今日可謂給六娘送嫁了！」是夜盡興而散。

次日十六，親戚都來。雲屏引著春曉拜過，然後春曉又與康夫人、雲屏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行禮。庸夫人道：「看他舉止容貌，竟與二娘無異。只是身子微高些，臉兒微紅些，作個六娘，真作得過。」康夫人道：「他小姐在日，我與你外甥便不以侍女待他。一則在主人身上用心，二則在順哥身上著意。今日作個偏房，後來自有好處。」荊夫人合眾夫人無不點頭稱贊。末後棠夫人又道：「先夫在日，曾論二娘幫我，不想他到在先死去。使先夫若在，今日見了六娘亦必喜悅。」是日內外大小，亦皆歡宴到晚間。耿朗在春曉房內歇宿，性瀾安好燈火，情圃備下茶湯，曉露、夕煙鋪設已畢，愛娘送入，俱各迴避。

耿朗道：「我實有心在卿，卿卻一味疏遠。有時又似有情，有時又似無情何也？」春曉道：「妾輩雖蒙夫人慈命，朝夕服事，然上下之分當嚴，男女之別當講，盡心竭力，故似有情。遠避嫌疑，故又似無情也。」耿朗道：「這是自然之理，即如前歲在晚香亭避雨之時，就使通一情達一意亦何不可？又何必那樣固執？」春曉道：「人非木石，誰能無情？一則關係家風，二則敗壞行止。且作奴婢的若一有所私，便為主人所不齒，安得到有今日？」耿朗聽了大加贊歎。又道：「國有國典，家有家法。明日在家人面前，須要存一番六娘體統。」春曉道：「妾蒙眾位主母不棄，得侍枕席，已非所望，如何竟要同列？至於內外婦女，俱是舊日姐妹，六娘稱呼，斷不可受！」耿朗笑道：「前者已是固執，今番未免放蕩。不允不允！」是夜兩個人情談細細，雅意濃濃，幾年纏綿，一夕綢繆。次日十七，內外家人俱要拜見六娘。春曉苦苦勸住，以明不敢並尊之意，這卻不提。

再說雲屏又恐春曉與枝兒、喜兒、綠雲、汀煙四人難於動作，且伊等又都年大，不可久留，遂與耿朗說明，交需有孚在京城內或大賈，或世農，備下妝奩，以次嫁出。又新買年小端正的女子五個，頂了彩繫、彩蘋、彩藻、采芹、彩綠的名字，將彩繫等五人亦交需有孚選在京的好人家，厚備妝奩嫁給。又在男僕內按其年歲大者，俱配給妻室。正是內無怨女，外無曠夫，和以致祥，家道乃盛。直至六月內，方才將這事辦完。

是時薰風似火，畏日如湯。午後春曉在芭蕉窗下納涼，身倚藤枕，不覺睡去。猛然一陣冷風，透入心骨，聽得夢卿叫道：「六娘醒來！順哥中了暑也！」春曉驚醒，睜眼看時，卻是愛娘手內拿著一柄鵝翎翠扇，笑嘻嘻的立在面前。春曉慌忙站起，愛娘道：「姨娘好睡，扇了幾扇，兀自不醒。」春曉道：「日長如年，閒窗獨坐，故不覺睡去。」愛娘道：「睡鄉中可曾見二娘否？」春曉道：「便是方才夢中聽得二娘叫說順哥中暑，所以一時警覺。」愛娘笑道：「適才聲喚，是我因你心在二娘，連我也當作二娘了。」春曉道：「二娘在日，常對晚兒說，你日後服事大娘、三娘，當如事我。今日個言猶在耳，晚兒豈敢不遵？」愛娘又笑道：「從前是隨群逐隊，自然要低首下心。如今是立戶分門，亦不妨揚眉吐氣。似你這始終如一的，太覺得古道照人了。」春曉道：「上是舊主母，下是舊姐妹。負恩而輕慢君親，得勢而欺凌兄弟，晚兒雖至愚至陋，亦不肯甘心自處於披毛戴角之班也。大娘之恩，淪肌浹髓。三娘之德，刻骨銘心。只是半年以來，四娘、五娘從不多假詞色，此實晚兒日夜憂懼，不知所措者也。還求三娘長加教訓！」愛娘道：「人若得失關心，是非介意，自然要拈斤播兩，說白道黑的起來。若果我與人無忤無爭、人又安能欺我害我？我合二娘相處一場，從無一些芥蒂。至於我在四娘、五娘身上，常存管鮑之心。他兩人偏愛弄蘇張之口，這亦是他自作之孽，於我何涉！如今仔細看他兩個，不但與別人面是背非，就是他兩個，亦不能久要不忘。將來五娘還可改弦易轍，只恐四娘是流而忘反的了。」春曉道：「我看四娘、五娘，待別人都不及待三娘，想三娘必有深知四娘、五娘的去處。再看三娘每日無災無病，喜喜歡歡，莫不心內一些可愁的事體都沒有不成！」愛娘道：「四娘便宜是圖，虛華是尚。不和他爭利，不向他鬥靡，他自無如我何。五娘口不應心，言不逮行。然人要待他好，他亦必有好處還人。至於我的為人，若說無一可愁，那有許多可喜？只是我人生百年，所樂者有限，所憂者無窮。若不尋些快事，豈不白白過了此生？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與其憂無益之憂，何如樂現成之樂！六娘嗣後須當放開懷抱，凡事隨緣，切莫效二娘自討苦吃也！」兩人話言多時，春曉請愛娘在中間屋內乘涼。日雖西斜，暑氣更盛。性瀾用瑪瑙杯盛了冰浸梅湯，送至愛娘面前。愛娘呷了幾口，因笑道：「夜來甚熱，六娘不吃梅湯，想有甚事體麼？」春曉笑而不語。

情圃抱順哥在廊簷前燈草厚褥上弄香瓜耍子，春曉教曉露取了枚蘋婆果替換了香瓜，道：「香瓜雖則去暑，卻能破腹。況且瓜瓢瓜子，沾在手上，亦須水洗。他見了水，又要胡鬧了。」

愛娘又笑道：「順哥小兒愛水，卻強似六娘大人怕水。」正說著，耿朗從後邊走來道：「那個怕水？我散署從夫人房裡到你樓下更衣，見玻璃缸內浸著兩個黃脆李子，替你吃了一個，牙冷心寒，才將這熱氣去了一半。那個怕水？」愛娘笑指春曉道：「我說的是他。」耿朗亦笑道：「霞飛鳥道，月滿溝溝。冰水自然是該當忌的。」愛娘道：「莫非是替六娘說謊？」耿朗道：「若說謊時，我亦不敢吃了。」當下三個人笑談一會。是夜因林夫人中暑，雲屏歸寧，耿朗便宿在愛娘房裡。這一來有分教：游窮欲海，全憑寶筏蓮航。破盡疑團，不用唇槍舌劍。